文化周刊

名家笔会

再论臭棋篓子

■ 晓剑(海南)

曾经写过一篇小稿《臭棋篓子》,发表后,被若干报刊转载,还收进了中国作协编辑的散文年度选本,主要内容是说我从当年插队当知青时就学会了下围棋,可数十年如一日,水平毫无长进,始终属于臭棋篓子的范畴;同样是上山下乡时喜爱上了文学创作,1973年就开始正式发表文学作品,同样是天赋不足,问世的字数拼了两千万,出版的作品数十部,可质量估计一直停留在三流。偶然与国内一流文学团队陕军骨干手谈,比如白描、和谷、竹子、子页等(与平凹没摆上一盘的原因在于白描说赢了他就不需要与平凹下了),居然没有败绩,于是欣欣然,自觉虽然在文学成就方面与陕西作家相比,望尘莫及,但终有可炫耀之处,那就是围棋。

后来一时兴起,以上个世纪某个年代中日围棋大战为背景,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血泪黑白阵》,发行得不错,还差点被拍成电视连续剧。10多年后,有一位江苏作家也发表了一部围棋的长篇小说,中国作协为其召开作品研讨会,号称是中国第一部描写围棋的长篇小说,对于中国作协那些号称方家的人们来说,这种论断无疑属于贻笑大方。

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的播出,火了又一位陕西的学者型作家孙皓晖,其实他的同名长篇小说更能展现其历史积淀、现实思考、哲学理念、文学才华,应该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文学创作,因为里面蕴含了正义与良知,更关键的是独立人格。

与其相识后,把酒问俗事之余,聆听了不少值得深思的言论,从古至今,从中至外,从理论至实际,从策划至操作,包罗万象,可谓受益匪浅,更在文学创作方面一直受到他的鼓励,因而封笔之念总是不能立断。

无意之中,得知他也在闲暇之时手谈黑白子,纵横十九路,并在长篇小说《大秦帝国》中有对战国时代围棋对弈的生动描写,甚至演绎出以棋为国,随意选棋,指棋骂国,快意恩仇的情节,让人拍案叫绝,便忍不住提出与他鏖战一番,他欣然同意,就在他家摆上好茶、好烟,开始大战。

朋友之间,无需客气,他也不是高官新贵,不用谦让,不用假意失手,不用制造猥琐氛围,不用考虑对方面子,上来就是一路拼杀,你死我活,毫不留情。也许是对我的野路子一时不能适应,到中盘之刻,便已看出他目数不够,败局已定。他棋品尚佳,听我点明,推子认输,但求再战。又是一盘快棋,我见到怂人搂不住火的京城毛病毕现,想以大目数决胜弹丸棋盘,收纵横千里之快,结果稍不留意,形势急转直下,眼见优势变为劣势,只有结城下之盟。当然,第三盘必然免不了,有了前车之鉴,自当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尚未收官,大局已定,我赢。

因与老孙为近邻,几日之后,应他之约,赴他家再战,两盘下来,速战速决,如秋风扫落叶般全获大胜,我很得意,一展臭棋篓子本性,而他也并不郁闷,攸然自在,因为他已获博弈真谛,不以胜败论英雄了。陕西籍著名学者曹锡仁教授以对中国哲学的神悟及对当代社会发展脉络的高屋建瓴而称世,他的概括能力超强,也善于因人而异的评判,他同样喜好围棋,也同样以输给我为常,他坦承:在黑白枰上,老孙于晓剑略逊一筹。

因而,我再一次得出结论,做为陕西籍作家的皓晖兄,在文学成就上我只能仰望,甚至叹为观止,但在围棋PK上,我灭其不在话下,犹如大秦帝国横扫群雄。

不过,终究我还是一个臭棋篓子,在网络上终日浸润,也还徘徊在一段,偶然升上二段,也马上被砸回原形!

尚有陕西作家,能否与吾一战否?大笑。

六一拾忆

两件坏事

■ 绿了红了(广西)

小时候我是干过几件坏事的。现在扪心回想,每一件都令我汗出如浆,无地自容。为缓解一下羞愧心情,我还是坦白交代了吧。

小时候父母单位在僻远的山区里,人烟稀少,环境封闭。那时那地的小孩个个都嗜糖如命,单位的小卖部终年只卖一种水果糖,一分钱一颗,糖纸花花绿绿的。馋得我们吃完水果糖,糖纸也要舔三舔。那时,有一种鸡屙的屎看起来就像是覆盖了一层光滑的红糖衣,至于是芦花鸡还是黑母鸡屙的屎,我是全然不记得了。我们就把这种鸡屎叫做糖鸡屎。

我六岁的时候,和隔壁一个鼻子很大的小男孩很要好,经常一起玩,一颗水果糖也要两人分吃。我妈总爱说他的鼻子可以做两道菜,炒成两盘。十几年后我才明白我妈是在笑他的鼻子太大。

我们经常用吃完糖的糖纸包一泡糖鸡屎,包得就跟一颗真正的糖一模一样。我们把逼真的假糖放在路中间,使其看起来很像一颗不小心掉落在地的糖。

然后我们就隐藏在平房房头的一角。屏息。偷看。准备笑。准备跑。

那糖躺地上。糖纸花花绿绿,十分诱人。

有时候,是一个小孩百无聊赖走过来,猛地看见糖,急步上前,蹲下,拾起,打开……。

有时候,是几个小孩百无聊赖走过来,猛地看见糖,抢步上前,推搡,拾起,打开……。

还有一次更惊喜,是一个大人,急急走过,猛地看见糖,唰地停下,左右看看,蹲下,拾起,打开……。

这招百试不爽。

每一次得逞,我们都齐声发出预期已久的爆笑,笑声响彻周围。中招的小孩或大人,无不大羞,急步逃掉。我们把这个安全而有趣的游戏反复做了许多次,直到自己玩腻笑腻。

后来,比这更坏的事我也做了。

有一次,隔壁一个三岁小孩捧着饭碗在我家前面走来走去。我淘气胆边生,用雪糕棍子舀了一颗糖鸡屎,小声问他要不要吃?他点头。我就放他碗里了。小孩狐疑地看我好久,端着饭碗走掉了。我兴奋地看着他远去,撒腿就跑去告诉大鼻子小孩,他也很兴奋,尾随我跑回去找那小孩。找来找去没找着。

第二天。小孩的姐姐拉着弟弟来找我们算账了。看见我和大鼻子小孩在门前坡下玩,就站在坡上怒斥我们。用最猛烈的话用力骂我们。骂了很久很久,骂到天都快黑了,才走。

我们很害怕。一直躲在一棵营养不良的冬青树根下,大气不敢出。那凶姐姐骂累了,才收兵走人。虽然,凶姐姐的话里没有巴掌,但是我们俩的脸都像被巴掌抽了几十次一样,通红。从此,我再也不敢拿糖鸡屎去逗比我小的小孩玩了。

这两件坏事,我一直窝在心里,儿童节快到了,我就坦白交代吧。

善哉。

作品

诗路花语

西沙行

■ 王登平(海南)

2013年3月,再次来到西沙,先后登上永兴岛、东岛、中建岛、金银岛、珊瑚岛、琛航岛,时时为守岛官兵所感染,所感动。

蓝天沧海云卷浪打岩礁,繁星明月海风掠过鲣鸟。抗风桐水芫花羊角树①啊,是西沙军人无言的伙伴、忠诚的写照。

皱纹岁月风雕刻,铮铮铁骨傲孤岛。琛航岛上十八座汉白玉碑②,守护着十八个水兵的英灵。墓碑上镌刻着永恒的年轮,泥土中长眠着战士的忠魂。

大海诉说,苍穹弯腰;碧海宝岛小礁,把祖国母亲紧紧围绕:你的平安,牵动着亲人的神经;你的美丽,再也不容他人袭扰。只要祖国召唤,只要母亲需要,我将与你手挽手,昂首前行,绝不动摇。让你的青春与亮丽,永远在祖国的天地间闪耀!

注: ①抗风桐,又名麻风桐、白避霜花,属热带常绿乔木,是西沙独特的原始热带树种,也是鲣鸟栖息的幽静场所。水芫花,俗名海芙蓉,属小型灌木,在我国只分布在台湾、海南文昌和西沙。羊角树,别名草海桐,属常绿亚灌木植物,喜欢依在珊瑚礁岸,迎着大海生长。

②1974年西沙海战,冯松柏等18位烈士长眠在琛航岛烈士陵园。

西沙石岛老龙头景色迷人。 本报记者郑彤 摄

三沙 祖国和她的士兵村

■ 薛保勤(陕西)

南海深处 波涛中的一个标点
一座叫做永兴的岛城
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两平方公里 不过千余人丁

椰林里有一双双守望的眼睛
巡觅祖国版图的完整
海韵中有一种孤独的忠诚
魂系辽阔海域的安宁

烈日 42度的灼烤
眼神 如礁石般平静
汗水浸透了泛白的军绿
黑红的脸庞溪流纵横

似雕像 纹丝不动
如鹰隼 将目标搜寻

海鸥是祥和 海燕如精灵
海龟是恬静 鲨鱼是顽凶

我说:“照张像吧”
你摇摇头,汗珠在鼻尖晃动:
“不行,下岗后,才能合影”
真诚 憨实 坚毅 淡定

面对青春,我鞠躬:
“孤独的守望
向你致敬”
你说:“守护,家才完整
孤独,但我光荣!”

哦 孤独
没有与青春作伴的酒绿灯红
没有电游世界斑斓的梦
鸟都不愿光临
只有翻飞的浪和私语的风
眼睛饥渴

哪怕手上有只蜇人的蜂

哦 光荣
故乡的水车 袅袅的烟柳
乡亲的忠告 母亲的笑容
对了
还有感叹号的庄严与沉重

哦,
孤独的富有
孤独的深沉
孤独的光荣
祖国神圣
哨所神圣
哨兵神圣
这 就是祖国和她的士兵

那是迷信

■ 胡茂全(江西)

小林刚买了新车,同事老范就来找他商量,自己出油钱还管一顿饭,让小林开车送他和儿子范军回乡下老家一趟。

小林听说老范的父亲病在床上一个多月了,脑子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儿子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父子俩还不忘回家探望老人,老范也算是个孝子,这个忙一定要帮。

第二天,小林带着老范父子直奔乡下,不一会儿就来到郊区。郊区的景色不错,小林和老范愉快地聊了起来:“老范,我预祝范军这次高考顺利,心想事成。”老范高兴地说道:“借兄弟吉言,我今天就是带儿子回老家祭祖的。春节时我翻阅过祖谱,范仲淹是我们范家第一代先祖,我这次回去一定给他好好烧香,保佑范军一举夺魁。老李去年清明节,回老家拜了一下李白祖坟,他儿子才金榜题名考上名牌大学的。”

小林哈哈大笑道:“老范,都啥年代了?你还相信那个,那是迷信。”小林的话太直,老范有些不高兴。

半小时后,到了老范家,小林把车停靠在院子里。老范看了看病在床上的父亲,问清范仲淹坟墓的大概位置,领着范军,提着烤鸭卤鸡香纸鞭炮上了祖坟山。

中午,老范热情地弄了一桌饭菜招待小林,他兴奋地说:“这次我总算放心了,祖先范仲淹是文曲星下凡,一定会保佑范军考上重点大学的。”

这时,老范的父亲在床上爬起来,拍着脑袋对老范说:“瞧我这个老糊涂,范仲淹的坟前年被山洪冲垮了,你刚才拜的是第28代高祖范进的坟,他可是老考也不中啊,会不会坏了小军高考的大事儿?”

老范听了,尴尬地对小林和范军说道:“吃菜吃菜,那是迷信,咱不信这个……”

小说天地

妹妹是个鱼精灵

■ 赵太常(海南)

妹妹3岁我5岁时,妈妈去世了。妹妹被送给人家了。在她16岁时的春节过后,她和养父来到我家。她养父姓张,我叫张大叔。张大叔身体很不好,右手残疾,有些气喘,瘦弱不堪。他对我父亲说,他疾病缠身,将不久于人世,就让渔歌(妹妹的名字)回到你的身边吧!

后来,妹妹来信说,张大叔身体虚弱得已经很难起床,活动十分困难。当年暑假,我受父亲委托,跋涉500多里地,去看望张大叔、张大婶和妹妹。

张大叔的家在绥化西60多里的偏僻农村,地势低洼,河渠交织,水面遍布,芦苇丛生,野鸭蹿飞,风景很美。我一进屋,张大叔张大婶非常高兴,张大叔喉咙里发出像拉风箱一样的声音说,渔歌,快去整点鱼,给你哥炖鱼吃。妹妹响亮地答应着,回身就走了。

不大一会儿,妹妹就拎着一个柳条篓回来了,里面装着半篓子鱼,直劲往外蹦。我问,在哪买的鱼,这么快就回来了?

妹妹说,不是买的,是现整的。妹妹说得很轻、很慢、很自然,但是我却挺吃惊:现整的,一个小女孩,在哪整的,这么快?我心里有些疑惑。

张大婶炖的鱼可真香。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鱼。我问妹妹,你这是在哪里整的鱼?妹妹一歪头,说,在水里呀!是谁整的?她瞪大眼睛说,我呀!我又吃了一惊,怎么,是你整的鱼?张大婶这时接过话茬说,你大叔身体好的时候,是你大叔领着渔歌去整鱼。这会儿你大叔出不来屋了,就是渔歌自己去整鱼了。我说,你要是再去整鱼,带我去好吗?渔歌一歪头,调皮地说,那得看我爸批不批准。张大叔笑着说,去吧,加点小心!

我以为渔歌是去打鱼,一定得带着渔网啥的,可是,她就拿一个烧火棍。我问,拿它干啥?她说,探水。她还背个书包,让我挎个鱼篓,就出发了。

走出去有2里地,就是一片开阔的水面,水是往西流动的。前面不远处,还有一棵树。渔歌说,这里不是河道正流儿,是河滩地,由于涨水,河滩地的杂草都淹没了,这里的鱼可多啦。人们都说:“涨水到河边,鱼往篓里钻。”

她一只手拿着烧火棍,一下一下往水里戳,试探水的深浅,一只手牵着我的手,慢慢往那棵树走去。到了树跟前,她说,你别动,站在这里。说完,她就把烧火棍伸进水里,慢慢移动,轻轻往上挑,从水里挑起一根绳子,扯住绳子慢慢拉上来,是一个竹编花篮,一根长长的麻绳,一头拴着花篮,一头和大树根拴在一起了,花篮子里面有不少鱼。我高兴地去抓花篮子,脚下一滑,掉进深水里,幸亏渔歌一把抓住我的衣服,我才挣扎着爬回来。她掏出花手绢,给我擦去脸上的水,说,忘记告诉你了,这下面的一溜就是大河了,水挺深。

渔歌告诉我,这种花篮由两部分组成,中间能分开,便于下鱼食和往外取鱼,也能合拢上,花篮两头是喇叭口,越往里面越窄,但挺宽松,带倒序刺儿,鱼可以轻松地进到里面去,再就出不来了,是一种很好的捕鱼用具。渔歌一边说着,一边把花篮子从中间拆开,小心地把鱼装进我挎着的鱼篓里。这时,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块豆饼,装在花篮里面的纱布袋中,扎上嘴儿,把两半花篮对接牢固,又用绳子拴住,慢慢放回河水深处。她说,豆饼是好饵料,使用时间长,鱼都很爱吃,争抢着往花篮子里钻。

我觉得这鱼整得也有点太容易了,似乎不太过瘾。渔歌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就说,哥,别着急回家,咱们再钓几条黑鱼。你闻闻,这河水有多腥啊。河水有腥气,必定有黑鱼。我说,搁啥钓呀,也没有钓鱼竿。渔歌举着烧火棍说,用它钓。只见她从书包里掏出一根3尺多长的鱼线,连鱼钩都是现成的,把鱼线栓在烧火棍上。她回过身,以极快的速度,捕捉到两三只绿色小青蛙。她说,这是龙王爷小舅子,是黑鱼最得意的吃食。说着,她把龙王爷小舅子固定在鱼钩上,放进水里。

渔歌钓鱼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把鱼竿(烧火棍)上下提动,让小青蛙一会儿出水,一会儿进水,就像小青蛙在一蹦一跳似的。这时,忽然有一条黑鱼窜上来,一口就把小青蛙吞进肚里,结果被牢牢钓住了,蹦蹦乱跳,啪啪打得水响。不大一会儿,就钓了两条。

我看着眼馋,也要钓钓试试。渔歌就把烧火棍递给我,让我钓。她从包里摸出一根3尺多长的鱼线,又抓了两个小青蛙挂在钩上。这回没用钓鱼竿,直接用手指支着鱼线,伸出去,让小青蛙一下一下往水里跳。我一条鱼还没有钓上来呢,她又钓上来两条了。

我们满载而归,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我可真是佩服我的妹妹小渔歌,她真能逮鱼,是个了不起的鱼精灵。

童年的冰棒

■ 吴建(江苏)

儿时的一个初夏,上五年级的我周日独自在院子里玩耍。忽然一阵吆喝由远而近:“卖冰棒喽,又甜又爽的冰棒儿——”

一个半老男人,推着一辆长江牌自行车,车后座上放一个木头做的箱子,箱子上面用白色的小棉褥子盖着。

我的口水立即涌了上来,转身冲进家门大喊:“妈,妈!卖冰棒的来了,我要吃冰棒。”

正在缝补衣服的母亲抬起头望着我:“孩子,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你奶奶又生病,哪来的钱买冰棒呀。”在一旁切猪草的父亲慢悠悠地对我说:“小子,要想吃冰棒,自己挣钱买。”瞧着父亲意味深长的目光,已品尝到生活艰辛的我懂事地点了点头。可到哪儿去赚钱呢?正在我一筹莫展时,邻居孩子小明来找我:“咱们明天去挖香蒲子。”“挖那玩意儿干嘛?”我不解。“卖钱啊。香蒲子是一种中草药,听说白蒲街上的药店里收这种药材,一斤两角钱呢。”“真的?”“那还有假。”“行!”我兴奋得一蹦三尺高。

第二天,我和小明挎上竹篮去挖香蒲子。香蒲子一般长在河边的杂草丛中,很难找。浅水滩上沼泽难走,我们只得脱下鞋子,赤脚前行。“看,这里面有香蒲子。”小明披开一片杂草,一丛既长又窄的绿油油的叶子出现在面前。我刚想用手去拔,小明拦住我说:“不能拔,要用小锹挖。不能伤着它的根,药店收的是根。”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抓住叶子,用锹将香蒲子连根挖起。又找到一处,我正要挖,小明大叫:“别动,有蛇。”我吓得“妈呀”一声扔下锹,一条花斑蛇从草丛中窜出,向河里游去。还好,没攻击我们。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连连说:“不挖了,不挖了。”“别怕,不挖哪有钱买冰棒吃。”小明说。

在冰棒的诱惑下,我们又鼓起勇气在河边找香蒲子。烈日炎炎,我们汗流浃背,可我们毫不在乎。整整一天,我们挖了一篮子香蒲子。

晚上,我们不顾蚊叮虫咬,将香蒲子的叶子扯掉,再洗净块茎(也就是根)。翌日早上,我和小明跑了十多里路,来到白蒲药店,卖掉了香蒲子根,得款五毛。我们用这五毛钱每人买了两根冰棒,其余的买了两支我们心仪已久的钢笔。品咂着那甜美的冰棒,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